

SIPRI 年鉴 2026年版

军备，
裁军和
国际安全
摘要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是一所独立国际研究机构, 致力于研究冲突、军备、军备控制和裁军。SIPRI成立于1966年, 依据公开资源, 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数据、分析和建议。

SIPRI年鉴

SIPRI年鉴2026版提供了一系列原始数据, 涵盖世界军费支出、国际武器转让、武器生产、核力量、武装冲突与多边和平行动等领域, 同时对军备控制、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前沿分析。

本册总结了SIPRI年鉴2026版的主要内容, 并提供了其中包含的数据和分析样本。

目录

第一部分 2025年国际安全与武装冲突

1、系统性动荡挑战与和平研究未来发展探析	1
2、全球武装冲突趋势	2
3、地区安全与冲突动态	3
4、和平进程与多边和平行动	4

第二部分 2025年军费开支和军备

5、军费开支	6
6、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	7
7、国际武器转让	8
8、世界核力量	10
9、导弹和武装无人机的扩散与运用	12

第三部分 2025年防扩散、军备控制与裁军

10、核裁军、军备控制、防扩散与安全	13
11、化学武器与安全威胁	14
12、生物武器与安全威胁	15
13、常规武器控制与非人道武器管制	16
14、人工智能与国际和平安全	17
15、网络与数字技术: 趋势、事件与治理	18
16、太空安全治理	19
17、军民两用物项和武器贸易管控	20

附录	22
----	----



1、系统性动荡挑战与和平研究未来发展探析

卡里姆·哈加格， SIPRI主任

2026年《SIPRI年鉴》的出版恰逢本研究所成立60周年。历经并应对六十载国际风云变幻之后，全球安全领域步入了系统性动荡加剧的新阶段，这也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当前的研究任务必须应对一系列高度复杂的问题，包括：理解当下动荡的根源；缓解由此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不安全与人类安全风险，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以构建新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框架。

新的战略格局

近十年来，全球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下大国竞争阶段的显著特征，主要具备两个总体性驱动因素：其一是科技强国间重现大规模国家间战争，其二是美国同盟体系不断弱化。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欧洲回归东西方分裂格局，同时也意味着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后冷战安全秩序的设想彻底破灭。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及其与美国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已重塑全球力量平衡。

此外，全球核秩序的三大支柱正在遭到侵蚀：战略核军控框架已经崩解；全球防扩散机制持续承压；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可信度正在下降。新兴颠覆性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主要大国间日益增强的胁迫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基础性秩序的衰败。

人类安全面临的威胁不断攀升

过去二十年间，解决冲突与构建和平的领域逐渐发生改变，自由主义范式为主导的和平缔造模式日渐式微，转向更强调权力关系与利益交换的路径。

2025年唐纳德·J·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所推行的美国“和平外交”中，这一转变体现得尤为明显。多边和平机制的退缩、对武力使用约束的严重削弱，以及由此导致的与冲突相关的人类安全威胁加剧，正在相互交织并汇聚成一种多维度的复合性危机。

重塑和平研究议程

未来的和平研究议程可围绕四个广泛主题展开：稳定大国竞争；适应新兴技术与地缘政治碎片化发展的军备控制新框架；理解并应对冲突的人类安全驱动因素；以及前瞻未来战场形态与新型军事技术的影响。

和平研究需要避免被引向若干局限性发展路径：避免沦为狭隘国家安全议程的工具，避免被防务研究体系所吸收，亦不可摒弃人类安全视角、单纯转向“硬安全”研究。

和平研究应保持其领域的独立和整体性，其使命不仅在于研究冲突本身，更在于促进对抗性关系的稳定，并最终支持构建更为持久的和平形态。●



2、全球武装冲突趋势

2025年，全球武装冲突格局总体延续了2024年的基本态势，即在多个地区持续发生大规模且长期性的暴力冲突。

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数量略有下降，由2024年的50个减少至2025年的49个。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战事仍为国内冲突，即政府力量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对抗，而非国家之间的战争。

然而，国家间武装冲突数量成倍增长，由2024年的3起增至2025年的6起，涉及至少13个国家，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色列/美国、俄罗斯/朝鲜—乌克兰，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

加沙战争则处于某种“灰色地带”，可被视为更广泛的巴勒斯坦冲突的一部分，其性质介于国家（以色列）与追求国家地位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因此难以明确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冲突或国内冲突。

总体上估计，冲突相关死亡人数从2024年的24.9万人略微下降至2025年的23.8万人，降幅为4.2%。但这一数字仍高于2018—2025年间（有连续数据可查的年份）任意其他年份的死亡人数。2025年共发生5场重大武装冲突（即冲突导致相关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较2024年增加1场。高强度冲突（冲突相关估计死亡人数为1000至9999人）的数量则从2024年的23场下降至2025年的20场。

精确打击武器、人工智能辅助目标识别、自主武器系统、无人机（UAV，即无人驾驶航空器）集群以及网络作战行动，如今已在武装冲突中被广泛且常态化运用，由此引发了诸多伦理和法律问题，尤

2025年重大武装冲突和冲突相关估计死亡人数

地区	冲突相关估计死亡人数	
	2025	变化率（%） 2024-25
乌克兰	78 350 ^a	6
苏丹	18 447	11
以色列—巴勒斯坦	16 933	-44
坦		
缅甸	15 468	-23
尼日利亚	12 096	22

注：数据基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数据。其他公开来源显示，在某些情况下，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主要武装冲突是指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

^a 乌克兰战争估计死亡人数包含在当地参战的俄罗斯与朝鲜人员遇难数。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数据显示，2025年俄罗斯境内另有1856例冲突导致人员死亡。

其是关于人类监管问题。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呈增长态势，有关报告显示，招募儿童兵、性暴力、饥饿战术以及袭击医疗设施等被禁止的战争方式频发，上升趋势令人担忧。

强迫流离失所现象仍是规模庞大的人道主义难题。截至2025年年中，约有1.173亿人被迫丧失家园，直观体现出各类冲突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代价。

2025年呈现的全球武装冲突趋势表明，禁止领土征服的国际规范正承受巨大冲击。乌克兰、中东、南海及其他地区出现的吞并与军事占领行为，正在考验二战后确立的“不得以武力攫取领土”核心原则。若此类趋势得不到遏制，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规范持续遭到削弱，全球地缘政治将重新陷入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赤裸竞争。●



3、地区安全与冲突动态

地区安全与冲突动态,受到国家安全、人类安全面临的各类威胁与挑战交织影响。2025年,世界各主要地区普遍呈现出武装冲突升级、大国竞争加剧、世界秩序碎片化以及气候变化诱发各类不安全态势等共同特征。

美洲

2025年,美洲地区人类安全 and 国家安全领域的主要趋势包括:在中美两个大国开展地区博弈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重新巩固自身区域霸权地位。为此,美国在美洲全域不断加大经济与政治压力,并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显著趋势是,该地区多个国家的犯罪集团,持续挑战国家政权对暴力使用的垄断,以及对领土的控制能力。

亚洲和大洋洲

2025年,亚洲和大洋洲多元化的安全格局继续受到中国与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影响。该地区其他安全趋势包括:多国持续推进军备建设,以及广泛存在的国内不稳定局势,这些因素往往导致民主倒退或政治动荡。多个关键地区热点仍面临升级为大规模国家间武装冲突的风险;例如,2025年5月,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一场异常严重的军事危机。

欧洲

2025年,欧洲安全形势主要受到持续中的俄乌战争影响,该冲突使得欧洲成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战争促使许多欧洲国家的政策重点重新转向硬实力建设,导致军费开支大幅攀升,同时加剧了欧洲政治分裂和大国竞争态势。

中东和北非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长期深陷局势动荡泥潭。2025年,该地区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同时面临严峻的粮食与水资源安全危机。尽管10月生效的正式停火协议中止了加沙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行动,但随后频繁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仍然极为惨烈。这场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法秩序,并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截至2025年底,加沙地区约90%的人口流离失所,有报告称巴勒斯坦死亡人数超过7.1万人。同年,伊朗—以色列冲突,以及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之间的对抗,也持续激化了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

撒哈拉以南非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持续面临着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人类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挑战。这类挑战涵盖极端贫困、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气候变化脆弱性、治理能力薄弱,以及地区外国家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与资源而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承载了全球超过45%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据估计,约1.67亿非洲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创历史新高。●



4、和平进程与多边和平行动

2025年，和平进程愈发趋于碎片化、交易化与胁迫化。各方不再着力推动全面、包容性的冲突解决方案，转而谋求速成协定、停火协议以及由领导人主导的谈判磋商。该模式虽能促成部分框架性共识，但这类共识普遍稳定性差、饱受争议且内容残缺；相较持久的社会和解，各国更优先考量自身经济与战略利益。

近年来，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对多边和平行动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已无意继续支撑多边体系，并于2025年采取若干重大举措，退出多个联合国下属机构、削减相关资金支持，同时质疑各类联合国机构的运作实效。中国与欧盟均不愿、也无力接替美国承担这一角色。在 多边机制整体行动乏力的背景下，巴西、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等中等国家获得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它们一方面替代、补充现有多边安全框架，也同时积极推进本国自身利益。

2025年的和平进程

2025年，一些重大或旷日持久的冲突出现局部突破，并达成了若干协议，其中包括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冲突，以及加沙战争。然而，协议执行不足以及暴力冲突再度升级，仍然构成主要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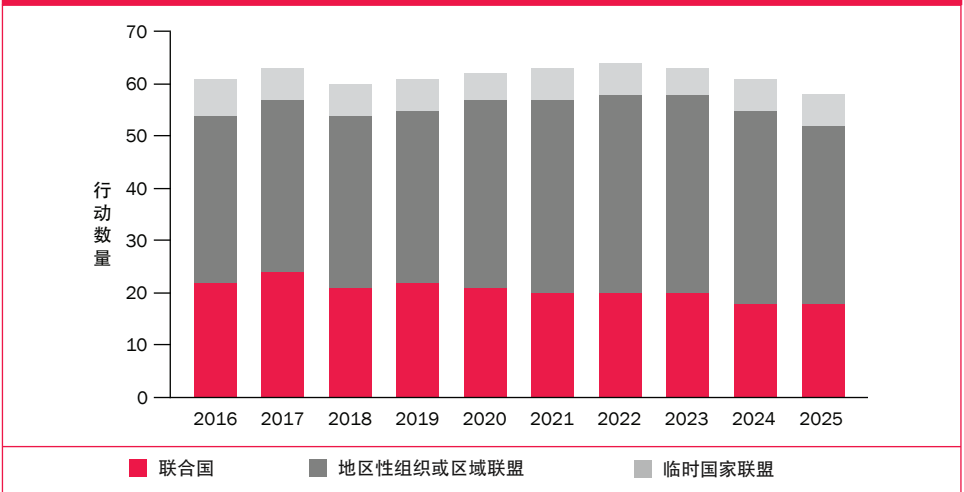
同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批准设立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提出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作为负责监督加沙治理的全新国际过渡机构。然而，该委员会的设立章程涵盖了更为宏大的目标，其职能范围可能与联合国现有机制产生重叠，甚至形成竞争。

多边和平行动

2025年，多边和平行动遭遇政治和资金双重压力，同时国际共识不断削弱，各类任务持续撤军，反映出传统和平建设前景面临严峻挑战。

当年，全球共有58项正在开展的和平行动，较上一年减少3项，这也是2016

2016—2025年开展的多边和平行动，按执行机构划分



2016-2025年多边和平行动国际人员数量 (按地区划分)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中东和北非	欧洲	美洲	亚洲和大洋洲
2016	110 181	14 351	8 832	5 464	13 975
2017	107 189	14 949	8 649	1 606	15 467
2018	103 528	14 408	8 126	1 433	17 296
2019	97 519	15 082	7 819	275	17 086
2020	94 201	14 615	8 063	304	9 941
2021	88 823	14 289	8 108	301	337
2022	92 594	14 206	7 567	306	311
2023	76 372	14 283	9 215	377	321
2024	69 913	14 498	8 898	828	314
2025	55 229	12 005	9 755	1 336	308

年以来该数值首次跌破60项。2025年新增两项行动：一是非洲联盟索马里支援稳定特派团 (AUSOM)，接替原非洲联盟索马里过渡特派团 (ATMIS)；二是海地帮派镇压部队 (GSF)。年末共有四项行动宣告结束：海地多国安全支助特派团 (MSS)、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明斯克冲突私人代表处 (PRCIO)、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刚果 (金) 特派团 (SAMIDRC)，以及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 (UNAMI)。

过去十年间，全球派驻多边和平行动的人员规模缩减近49%，从2016年12月的152803人降至2025年12月的78633人。2025年和平行动人员同比减少15818人，主要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部署规模下降，而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和平行动人员部署最集中的区域。

从名义金额来看，过去十年联合国维和预算由约79亿美元缩水至不足54亿美元，但2025年联合国仍是开展多边和平行动的核心主体。截至2025年12月，联合国共牵头部署18项和平行动，派驻人员占全球维和总人数的67%。不过，当年度多数和平行动实际由区域组织或联盟主

导，2025年这类国际组织共开展34项多边和平行动，较2024年减少3项；多国临时联盟则维持6项多边和平行动，数量与2024年持平。●



5、军费开支

据估算，2025年全球军费开支连续第11年增长，达到2.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5%，推动全球军事支出达到SIPRI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5年军费开支增速放缓 (按实际价格计算增长2.9%，低于2024年的9.7%)，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策发生转变，减少了对军事援助的投入。除美国以外，世界大部分地区国家仍维持军费高速扩张态势。

2025年，各地区军费开支总额均出现不同程度变化：非洲军事支出增长8.5%，达到582亿美元；亚洲和大洋洲军事支出增长8.1%，达到6810亿美元；欧洲军事支出增长14%，达到864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洲军事支出下降6.6%，降至1.065万亿美元；中东军事支出基本保持不变，约为2180亿美元。

在2016—2025年十年期间，全球各地区军事支出总体均有所增加。欧洲的平均军事负担继续上升，从2024年的2.8%提高至2025年的3.2%，这一水平已经超过2016年的两倍。

美国仍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军事支出国，其2025年军费支出达到9540亿美元 (较2024年下降7.5%)，占全球军事支出总额的33%。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军事支出国，2025年军费支出为336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12%；俄罗斯位居第三，军费支出为190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6.6%。

2025年，全球军费开支排名前15的国家军费总额达2.304万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规模的80%。军费开支前15名中的多数国家在2025年直接或间接介入加沙战事与乌克兰冲突，包括以色列、俄罗

2025年全球军费开支前15名国家

国家	支出	变化率 (%)
		2024–25
1 美国	954	-7.5
2 中国	[336]	7.4
3 俄罗斯	[190]	5.9
4 德国	114	24
5 印度	92.1	8.9
6 英国	89.0	-2.0
7 乌克兰	[84.1]	20
8 沙特阿拉伯	[83.2]	1.4
9 法国	68.0	1.5
10 日本	62.2	9.7
11 以色列	48.3	-4.9
12 意大利	48.1	20
13 韩国	47.8	2.6
14 波兰	46.8	23
15 西班牙	40.2	50
前15位小计	2 304	..
世界	2 887	2.9

..=数据缺失或不可用；[]=估值。
支出数据以十亿美元为单位，按当前（2024年）价格和汇率计算。军费变动以实际价值表示，基于2024年不变美元价格。

斯、乌克兰，以及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多个成员国。2025年乌克兰军费支出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持续为全球军费负担最高的国家。同年俄罗斯军费负担占比为7.5%。

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达成全新军费支出目标，计划到2035年将军事支出提高至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一目标显著高于2014年制定的2%基准水平。2025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我们需要的安全》(The Security We Need)。该报告呼吁各国重新平衡军事支出，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6、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

SIPRI全球军工百强企业

2024年,全球最大的100家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企业(SIPRI百强),军工业务收入总计达6790亿美元(这是目前能够获得数据的最新年份)。这一数字较2023年增长5.9%。2024年,SIPRI百强榜单中有77家企业军工营收实现增长,其中42家企业营收增幅达到两位数及以上。考虑到军工产品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且企业手握大额未交付订单,未来全球军工营收规模或将进一步走高。

当年,美国在SIPRI百强榜单中继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共有39家企业上榜,军工收入合计3340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3.8%。中国位居第二,共有8家企业入选该排名,军工收入合计达到883亿美元,较2023年下降10%。由于缺乏数据,2024年SIPRI百强榜单仅纳入了2家俄罗斯企业。这两家企业的军工收入合计为312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23%。

供应链武器化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仅推动了对先进武器系统的需求,同时也制约着各国军事工业产能。全球化带来了复杂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以及成本更低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虽然高度集中的全球供应链能够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益,但也可能造成关键节点的脆弱性。例如,自2020年以来,中国持续收紧对关键材料的出口限制,全球多家头部军工企业已将此类限制列为其运营面临的重大风险。

各国政府与军工企业为降低对现有供应渠道的依赖,纷纷采取供应商多元化布局供应商策略,着力重构全球供应链,以此提升供应链韧性、降低运营风险,并契合本国政治与经济同盟的合作导向。然而,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给自足属

2024年全球前十位武器制造和军事服务公司 (按军工收入计)

公司	国家	武器收入 (百万美元)
1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美国	64 650
2 雷神技术公司	美国	43 600
3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美国	37 850
4 BAE系统公司	英国	33 790
5 通用动力公司	美国	33 630
6 波音公司	美国	30 550
7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俄罗斯	27 120
8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	20 320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	18 920
10 L3 哈里斯技术公司	美国	16 210

注: 武军工入以百万美元计, 按2024年不变价格和汇率计算。

“国家”指公司所有权和管理结构所在国, 即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于长期工程; 并且, 若无法依托规模经济优势, 武器装备生产成本将上涨, 各国军费采购预算的实际购买力也会相应缩水。●



7、国际武器转让

2021至2025五年间,全球主要武器转让总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峰值,较2016—2020五年周期增长9.2%。多项显著迹象表明,各国对主要武器的需求仍在扩张,这或将推动未来全球武器转让规模持续走高。

冲突、紧张局势与武器转让

武装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许多国家进行武器采购的主要驱动因素。2021—2025年间,全球大多数主要武器进口国均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了进口武器。在许多情况下,冲突或紧张局势不仅催生了武器进口国的各类需求,同时也对武器出口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武器出口国即便违背自身公开的武器出口政策,仍愿意对外供应武器。

2021—2025年期间,以色列自2023年10月对加沙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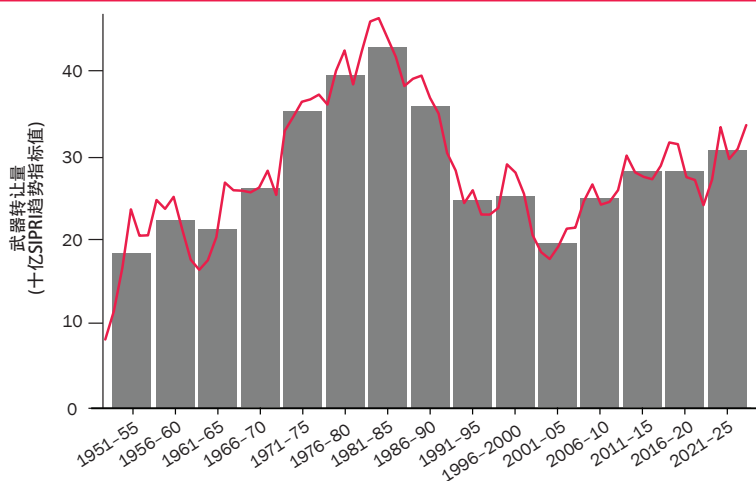
陷入多线交战状态。尽管在此期间,多国愈发关切加沙地区平民大量伤亡问题,且对以色列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存有异议,但以色列仍持续从各国获得主要武器。2021—2025年期间,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占以色列武器进口总量的68%;其次是德国,占31%。

主要武器供应国

据SIPRI统计显示,2021—2025年期间共有66个国家被列为主要武器供应国,但大多数仅为小规模出口国。其中25个最大的供应国占全球主要武器出口总量的98%;排名前五的国家—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和中国—合计占据了70%的出口份额。

在2016—2020与2021—2025两个五年期间,美国武器出口量增长了27%,使其全球武器出口份额由36%上升至42%。根据已公布的未来订单交付计划,美国仍将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这也使得美国武器的主要采购国和盟友对自己的过度依赖产生担忧。

1950—2025 年全球主要武器转让趋势



注:柱状图展示各五年周期内年均武器转让总量,折线图呈现1950年以来历年武器转让总额。

2021-2025年主要武器出口国与进口国			
出口国	全球出口份额 (%)	进口国	全球进口份额 (%)
1 美国	42	1 乌克兰	9.7
2 法国	9.8	2 印度	8.2
3 俄罗斯	6.8	3 沙特阿拉伯	6.8
4 德国	5.7	4 卡塔尔	6.4
5 中国	5.6	5 巴基斯坦	4.2
6 意大利	5.1	6 日本	3.9
7 以色列	4.4	7 波兰	3.6
8 英国	3.4	8 美国	2.9
9 韩国	3.0	9 科威特	2.8
10 西班牙	2.3	10 澳大利亚	2.8

相比之下,俄罗斯武器出口量在2016—2020和2021—2025两个五年期间,降幅超过一半(下降了64%),其全球出口份额降至6.8%。这一水平不仅远低于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五年时期,也低于自1950年以来,其前身苏联在任何五年时期的出口水平。

综合来看,当前27个欧盟成员国的武器出口量在2016—2020和2021—2025两个五年期间增长了36%。2021—2025年期间,它们合计占全球武器出口总量的28%,相当于同期美国武器出口量的三分之二,但分别是俄罗斯出口量的4倍和中国出口量的5倍。法国的武器出口量在这两个五年期间增长了21%,占全球武器出口总量的9.8%;德国的武器出口量增长了15%,占全球份额的5.7%。

主要武器接收国

据SIPRI统计显示,2021—2025年期间共有162个国家被列为主要武器接收国。其中,五个最大的接收国分别是乌克兰、印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五国合计占该时期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35%。

各地区主要武器进口情况		
接收地区	全球份额 (%), 2021-25	进口变化率 2016-20 和 2021-25
非洲	4.3	-41
美洲	5.6	12
亚洲和大洋洲	31	-20
欧洲	33	210
中东	26	-13

2021—2025年期间,乌克兰的武器进口量约为2016—2020年期间的100倍,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接收国。至少有36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主要武器,其中大部分属于援助性质。由于中国持续扩大其主要武器的自主设计和生产能力,2016—2020年和2021—2025年期间,中国的武器进口量下降了72%。

2016—2020年和2021—2025年期间,欧洲国家的武器进口量增长超过两倍(增长210%),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使欧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地区。美洲国家的武器进口量也有所增加(增长12%);而非洲国家(下降41%)、亚洲和大洋洲国家(下降20%)以及中东国家(下降13%)的武器进口量则有所减少。●



8、世界核力量

截至2026年初,全球共有9个核武器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合计拥有约12187枚核武器,其中9745枚处于军事库存之中,并被认为是具备潜在作战能力。据估计,其中4012枚核弹头已装备在现役作战部队,超过半数搭载于高度战备状态的弹道导弹上(数量区间约为2100—2200枚核弹头)。

总体而言,全球核弹头数量仍在持续减少,但这一趋势仅仅缘于美国和俄罗斯正在拆除退役核弹头所致。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拆除的核弹头数量似乎正在减少,而且很可能不久之后,退役核弹头的拆除速度将低于新核弹头进入全球核武库的速度。

核武器相关信息透明度不足,令外界难以准确评估各国核武库状况。近年来,各有核武器国家进一步提高了核武器相关事务的保密度。部分原因在于,包含透明度核查机制的军控条约体系在不断失效,例如2010年签署的美俄《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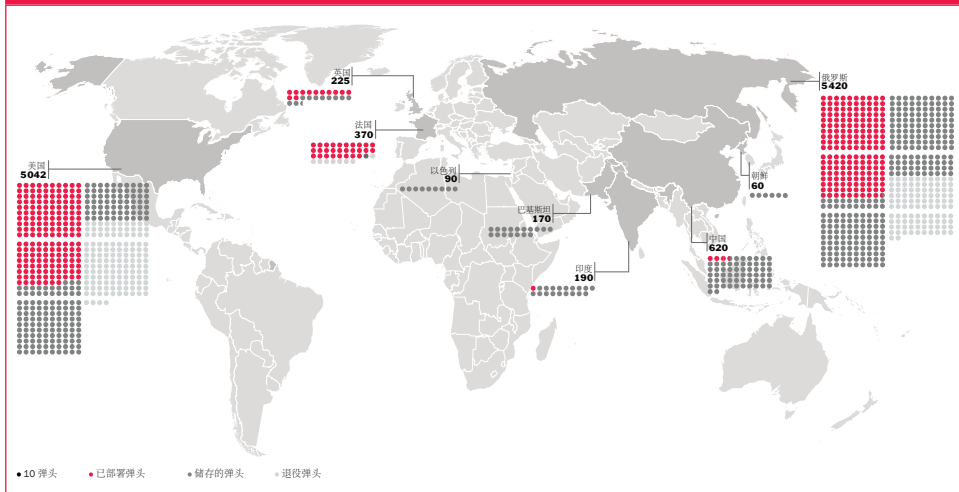
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便是如此(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New START)。

核武器现代化发展趋势

2025年,全球9个核武器国家均继续强化其核武库建设,部分国家在年内部署了新的核武器系统或兼具核打击能力的武器系统。美国和俄罗斯合计拥有全球约86%的核弹头,两国目前均在实施大规模核力量现代化计划。中国也正处于核武库大规模现代化和扩张进程之中。估计在2025年内,中国核弹头数量已从约600枚增加至最多620枚。

核武器的现代化改造和进一步部署,带来了与核冲突升级相关的潜在风险。其中对稳定性最具破坏力的两项发展趋势是“核武器与常规力量融合”和“分导式多弹头技术扩散”。前者指兼具核打击与非核(常规)军事能力的武器装备(尤其以导弹为代表),不断模糊核力量与常规军事力量的边界;后者即分导式多弹头载具的扩散。近年来,潜射核

截至2026年1月全球核武器库存



注: 本图所用边界不代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任何认可或接受。



2025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	
裂变材料是生产核武器的原料, 包括高浓缩铀 (HEU) 或分离钚。中国、法国、巴基斯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曾生产过用于其核武器的高浓缩铀 (HEU) 和钚; 而印度和以色列则主要生产钚。朝鲜已生产钚用于核武器, 并据信也在生产用于核武器的高浓缩铀。所有拥有民用核工业的国家都具备生产裂变材料的能力。	
国际裂变材料专家组负责汇编全球裂变材料库存相关数据。	
全球库存 (吨), 2025年	
高浓缩铀	1 240
已用于或可用于武器	1 100
无法直接用于武器	
未受保障	130
受保障/受监管	10
分离钚	565
已用于或可用于武器	140
无法直接用于武器	
未受保障	265
受保障/受监管	160

武器投送系统也呈扩散趋势, 印太地区四个核武器国家的相关发展尤为突出。

核战略学说与核共享机制

随着近年来全球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有核国家的核战略学说也随之调整, 以适应新的形势。部分国家不断放大核武器在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并降低使用核武器的潜在门槛。

2025年, 核共享与核协作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发展动向, 包括法国与英国达成了新的核协作协议。●

世界核力量, 截至2026年1月			
国家	军事储备 ^a		
	已部署 弹头 ^b	合计	库存总量 ^c
美国	1 770	3 700	5 042
俄罗斯	1 796	4 400	5 420
英国	120	225	225
法国	280	290	370
中国	34	620	620
印度	12	190	190
巴基斯坦	–	170	170
朝鲜	–	60	60
以色列	–	90	90
合计	4 012	9 745	12 187
– = 零或者忽略不计。			
注: 所有数据均为近似值, 基于公开信息或者评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根据新信息和早期评估的更新来修订其全球核力量数据。国家按首次已知核试验日期排序; 然而, 尚无确凿的公开来源证据表明以色列进行过核武器试验。			
a “军事储备” 指所有已部署的弹头以及储存在中央仓库, 经过一定整備即可能部署的弹头。			
b “已部署弹头” 指已装载于导弹上或位于作战部队基地的弹头。			
c “库存总量” 包含储备核弹头, 以及待拆解的退役核弹头。			



9、导弹和武装无人机的扩散与使用

全球对常规导弹系统、双重能力导弹系统（核与常规武器）以及各种类型武装无人航空器（UAV，即无人机）的需求持续攀升，相关装备的扩散态势也不断加剧。受到持续进行的武装冲突，以及各国寻求补充或扩大自身武器库等因素推动，此类装备的生产与出口规模远高于以往。精确制导、推进系统和载荷集成技术的迭代进步，正在逐步使自杀式攻击无人机更加接近短程导弹的特征，这进一步增加了对此类武器系统进行监管的复杂性。

在武装冲突中的运用

在2025年的多场武装冲突中，导弹和武装无人机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打击任务。其中包括：针对敌方境内纵深基础设施与战略目标实施远程精确打击；以饱和和齐射式攻击，突破防空与反导防御体系；在战场作战中投入无人机蜂群、第一视角穿越机（FPV）突袭；还有依托部署于敌方领土内部的攻击无人机开展周密行动，打击战略目标或刺杀高级军事人员。

武装无人航空器在整个技术谱系上的快速发展，以及其低成本和多功能适配性特点，正在成为重塑战争形态的重要趋势，情报、监视与侦察（ISR）行动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无人航空器的快速扩散以及在武装冲突中的使用激增，已经推动各国同步掀起反制措施的军备竞赛。

监管机制

目前，该领域的军备控制和出口管制框架已经滞后。现有管控机制，例如《反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HCOC）、

蛛网行动

代号“蛛网行动”的攻击，由乌克兰发起，此次协同突袭，动用了过去数月间分批秘密运入俄罗斯境内的百余架攻击型无人机，于2025年6月1日同步打击俄罗斯腹地多处空军基地。据乌方通报，此次袭击共计造成俄军41架军机受损，其中约三分之一为俄军具备核投送能力的轰炸机编队。本次袭击迫使俄罗斯分散部署战略轰炸机，并对全军军事后勤体系作出重大调整。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以及《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ment）对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物相及技术的出口控制，仅涵盖了不断演变的威胁范围中的部分领域。

目前，尚不存在专门针对武装无人机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监管机制。近年来的多边论坛也难以达成共识，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各国正在转向更加多功能、自主作战以及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平台，这些系统能够执行多种任务，例如打击、情报侦察监视（ISR）以及蜂群作战。同时，各国也在投入研发分层式“无人机防御墙”（Drone wall）概念以及本土导弹防御项目（例如美国的“金穹”计划 Golden Dome），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

在冲突地区发生的诸多导弹和武装无人机作战行动，已经违反了现有武装冲突法规框架下的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与此同时，推动发展完全自主的致命性无人机系统，也引发了关于责任认定以及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诸多争议。●



10、核裁军、军备控制、防扩散与安全

2025年,全球核秩序进一步恶化。主要核大国之间关系紧张并缺乏战略对话,持续阻碍核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取得进展。截至年底,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涉及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任何形式军备控制框架谈判会在近期启动。

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的两个国家,俄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局部缓和,但双方于2010年签署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New START)也即将到期,整体局势并未得到改观。

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和地区冲突,凸显了核武器的使用风险,同时也突出了攻击民用核设施,而导致放射性物质失控释放的可能性。尽管在多边论坛中,各方普遍认识到其中部分风险的严重性,也认可降低核风险意义重大,但这种共识并未转化为具体行动。

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

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美国加入以色列的行动,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这场持续12天的战争,使全球防扩散机制遭受了严重冲击。尽管美以宣称此次袭击旨在实现防止核扩散目标,但多名法律专家和一些国家均认定,该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事实上,袭击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伊朗核设施的常态化监督工作中断,反而背离了防扩散目标。这场战争表明,无核国家在面对核武器国家的侵略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同时变相促使“预防性”使用武力的行为趋于常态化。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八十周年

国际社会在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领域的国际规范持续遭到削弱,这给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蒙上了一层阴影。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指出,这些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以及其他类似现象,“公然无视了国际社会本应从历史悲剧中汲取的教训”。

多边进程

美以对伊朗持续12天的战争,以及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核电站的多次袭击,可能会对2026年《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大会产生影响。这些负面趋势叠加在其他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上,包括可能重新启动核试验、《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New START)将于2026年2月到期,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之间存在的其他分歧。多数负面问题与核裁军进展停滞有关,这些因素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审议大会期间的磋商压力。

2017年通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各缔约国在反对核威慑方面保持一致立场,并继续承诺落实此前达成的《维也纳行动计划》。但截至2025年底,想要推动核武器国家形成有效政治动力、出台新的降低核风险举措尚且希望渺茫,更不必说向前推进核裁军相关进程。●



11、化学武器与安全威胁

化学武器被1993年签署的《化学武器公约》(CWC)所禁止,该公约自1997年起正式生效,截至2025年12月已有193个缔约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OPCW)负责监督《化学武器公约》执行情况,核查化学武器裁军进程,并助力防范化学武器死灰复燃。

2023年,随着最后一批申报的化学武器经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核实后被销毁,该组织工作重心已经转向防范化学武器死灰复燃。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与回应

尽管《化学武器公约》是最为成功的裁军条约之一,但该公约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履约争议,相关问题主要涉及叙利亚和俄罗斯。

叙利亚于2013年加入《化学武器公约》,随后申报了其化学武器计划。该计划曾被认为已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查下,于2016年前完成销毁。然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后续开展的调查证明,叙利亚实际上未履行公约义务,并且自2014年以来曾多次使用化学武器。

过去十年间,禁化武组织各缔约国多方尝试推动叙利亚恢复履约,均未取得成效。不过2025年叙利亚局势出现重大转变,该国新政府承诺将全面配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销毁其化学武器计划的剩余部分。此外,关于在苏丹与乌克兰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也持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化学武器控制与裁军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运作受到乌克兰冲突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其

苏丹与乌克兰境内涉嫌使用化学武器事件

2025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开展的技术援助核查走访证实,乌克兰多处战场现场检出控暴剂残留;多个国家要求俄罗斯就该核查结论作出说明。2025年,国际社会还启动说明问询程序,处理苏丹境内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相关指控。

决策机构持续存在政治分化,以及不断受到虚假信息活动的干扰。

然而,2025年叙利亚局势的改善,促成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内部对话氛围的缓和,并使一些此前争议较大的议题,得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例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预算问题。与此同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继续开展日常工作,包括核查、国际合作与援助,以及对与《化学武器公约》相关技术发展的监测,尤其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2023年启用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化学与技术中心(OPCW Centre for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凭借其技术能力和实验室设施,为拉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5年11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成员国任命瑞士大使萨布丽娜·达拉菲奥尔(Ambassador Sabrina Dallafior)为该组织下一任总干事。她将于2026年7月正式就任。●



12、生物武器与卫生安全威胁

生物武器指通过投放载体散播细菌、病毒或毒素以造成伤害的武器，国际法明令禁止此类武器。规范禁止生物战的核心法律文书是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该公约缔约国范围持续扩大，科摩罗与基里巴斯于2025年加入公约，使缔约国总数升至190个。

更广泛的生物战管控机制还包括《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Protocol），该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此外，还包括一系列不断发展的其他措施，例如澳大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等出口管制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调查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事件的机制，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540号决议等。这些更广泛的制度安排共同加强了对生物武器的禁止与防范举措。

生物武器裁军与防扩散

2025年，生物武器禁令发展历史迎来了两个重要纪念节点：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100周年，以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生效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重申了禁止生物武器这一国际准则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凸显出将该准则转化为有效制度执行能力的现实难题。

2025年，旨在强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工作组会议，呈现出明显转变，即从理念层面的讨论转向起草具体文本。由于在年底陷入程序性问题僵局，各方未能达成实质性共识。与之类似，2025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同样受程序僵局制约，各方无法就实质性成果达成共识。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会议期间，美国呼吁各国加入由其牵头的人工智能核查

全球卫生安全态势

2025年，传染病威胁、大流行病防范以及国际卫生治理，与信息透明度、国际互信、地缘竞争等问题深度交织。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世卫组织成员国通过全新《大流行病协定》；世卫组织一咨询专家组得出结论：针对新冠病毒溯源的相关调查仍未得出定论。

倡议，以增强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和监督能力。

技术进步与风险

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以及实验室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扩大生命科学研究的规模，提高其发展速度，并降低相关技术的获取门槛，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技术所蕴含的积极潜力与可能带来的不稳定风险。

现有治理体系大多成型于截然不同的技术时代，各类新兴技术发展对其提出了全新要求。面对日益复杂的科学技术生态系统，军备控制和生物安全治理框架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实现制度层面的适应与调整、确保相关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并在科学界、政府和国际社会之间不断加强信任建设。●



13、常规武器控制与非人道武器管制

对非人道武器起到规范作用的主要多边条约是1981年通过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此外还有关于禁用反人员地雷 (APMs) 和集束弹药的独立公约。其他引发人道主义关切的常规武器类别，则另有法律及政治机制予以规范。

退出《集束弹药公约》和《反人员地雷公约》

2025年一项重大事态是多个国家前所未有地退出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CCM) 和1997年《反人员地雷公约》(APM)。立陶宛退出《集束弹药公约》的决定于2025年3月6日正式生效，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国家退出人道主义军控条约的情况。此后不久，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五个欧洲国家宣布计划退出《反人员地雷公约》，理由是俄乌战争引发的安全关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退出文书于2025年12月27日生效；波兰的退出于2026年1月10日生效；芬兰的退出则于2026年2月20日生效。

在人口密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2025年各大武装冲突中，在人口密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EWIPA) 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并在加沙、苏丹和乌克兰造成了尤为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022年，一项旨在应对EWIPA所造成人道主义后果的政治宣言，已获得90个国家的支持。2025年举办的第二次后续审议大会落幕，各方再次集体表示，会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军事和人道主义行动。

2025年非人道常规武器使用情况

武器类型	使用国
反人员地雷	柬埔寨 ^a ；伊朗；朝鲜；缅甸；俄罗斯；乌克兰 ^a
集束弹药	缅甸；伊朗 ^a ；俄罗斯；泰国 ^a ；乌克兰
人口密集区爆炸武器	大范围使用，典型案例包括加沙、苏丹、乌克兰境内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燃烧武器	俄罗斯；南苏丹；乌克兰

EWIPA=人口密集区爆炸武器

^a 涉嫌使用 (未经证实)。

人道主义刚需与军事必要性之间的矛盾

维护并巩固多边常规裁军与军备控制成果、推广能够降低武器造成人员伤亡的相关规范，这些努力如今明显承压。

总体而言，许多国家当前更重视谋求政治一军事优势，而非推进军备控制。在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愈发不愿接受军备控制限制和透明度措施，因为它们认为此类机制可能使对手获得优势。

平民在武装冲突中面临更高风险，同时更广泛的国际法体系也正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旨在保护人类生命与尊严的制度框架正承受严峻压力。●



14、人工智能与国际和平及安全

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发展有望带来巨大裨益,但同时也可能催生新的威胁,或加剧现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风险。近年来,各国日益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搭建新的对话平台与倡议机制,管控源自民用和军用人工智能的多重复杂风险。2025年,围绕上述平台与倡议开展的研讨及相关工作持续推进。

军事人工智能

过去十年,国际社会围绕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政策讨论主要聚焦于自主武器系统 (AWS)。通常认为,这类武器系统一经启动,无需人为干预即可自主选择并打击目标。

但自2023年以来,相关讨论已扩展至人工智能在其他军事领域的应用,包括目标选择、作战规划和情报分析等。2025年多场主要武装冲突 (尤其是加沙和乌克兰) 中被报道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促使各国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所谓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长期以来,在日内瓦开展自主武器系统相关讨论,主要依托框架则是1981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然而,2025年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启动了专门的讨论进程。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布了首份关于军用人工智能的报告;联合国大会亦同意于2026年开展非正式交流,讨论军事人工智能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政府专家组为期三年的授权将于2026年结束,各方需要就自主武器系统监管的下一步安排达成共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各国能否

2025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治理重要文件

《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实践准则》:由欧盟 (EU) 于7月通过。

欧盟人工智能战略文件:包括4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大陆战略》(AI Continent Strategy) 以及10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战略》。

中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计划》:该计划于7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宣布,是一项包含13项内容的路线图,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领域的国际合作。

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该计划于7月公布,提出联邦人工智能研究的国家重点方向,并为关键基础设施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制定行业特定的安全基准。

启动正式谈判,以制定新的治理文书框架及其具体内容。

民用人工智能

本年度,围绕民用人工智能对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认识和研究工作持续推进。相关进展包括:联合国会员国达成共识,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专家组;建立多方参与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机制;以及在巴黎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

与此同时,欧盟以及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多个人工智能发展领先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实现了阶段性转变:已从基础性立法或自愿性人工智能准则 (多数制定于2023—2024年) 阶段,转向出台和实施正式、具有约束力的治理程序,并推出更为详细的合规指引和监管指令。●



15、网络与数字技术：趋势、事件和治理

网络领域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在持续演变。在多场冲突中，网络行动与实体军事打击同步交织出现。勒索软件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冲击公共和私人数据、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政治领域。人工智能已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核心变量：它为对手发现漏洞、发动攻击和规避检测提供了新的能力；与此同时，也为防御方提供了监测网络、识别异常和开展响应的新手段。在此背景下，多项外交磋商进程持续推进，旨在制定新的治理文书和框架，加强区域合作，或应对特定网络威胁。

网络发展趋势

在加速推进技术变革、地缘政治加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2025年网络能力的发展既成为推动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成为新的脆弱性来源。过去一年中，网络行动继续演变，并逐渐成为现代冲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中典型案例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开展大规模、高强度的网络对抗；2025年5月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异常严重的军事危机期间，双方首次公开将网络行动纳入武装冲突体系；以及伊朗与以色列双方在对抗过程中实施协调性的数字报复行动。

在直接冲突区域之外，2025年多起复杂的网络间谍活动进一步表明，潜在对手可能正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预先部署，同时持续获取敏感情报。网络犯罪也继续朝着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勒索软件及其他类型攻击更多利用供应链环节实施渗透和破坏，不断扩大经济损失；与此同时，专业化诈骗行动也迅速兴起。

网络治理

2025年同样是全球网络治理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联合国开放式工作组完成了既定任务，并建立了新的常设机制——负责任国家网络空间行为全球机制。然而，各方围绕国际法在网络领域适用性的长期分歧仍未得到解决。

针对网络入侵能力和勒索软件问题的相关倡议也持续推进。此外，《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于2025年10月开放签署，而国际社会围绕如何在安全需求与人权保护之间实现平衡的讨论仍在继续。

2025年的另一项显著趋势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公开发布网络攻击溯源声明，指认涉嫌实施网络攻击的行为主体。各国及区域组织也日益积极地公布本国对于国际法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行为的立场解释，以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安全和可预期的网络环境。

哥伦比亚、韩国和泰国在2025年发布了相关国家立场文件，使公开阐述此类立场的国家数量达到35个。此外，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也分别发布了自身的立场文件。●



16、太空安全治理

过去十年间,以经济、科研和军事目的开展太空活动的国家数量显著增加,越来越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太空政策。尽管自航天时代开启以来,太空一直被用于军事目的,但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太空活动领域竞争加剧,正对太空系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各国对研发“反太空”能力的关注不断增加,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民用太空活动持续扩张,社会整体对太空系统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

太空军事用途

2025年,多国加快了发展新型太空军事能力的步伐。各国寻求建立自主太空能力的趋势,与中国、美国以及欧洲内部新出台的国家 and 地区政策相互交织,这些政策均将太空安全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

美国政策调整包括计划投资发展天基拦截系统、提出“太空作战”相关政策,以及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太空优势”。此外,中国于2025年发布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白皮书》中,外太空问题也占据了重要位置。

法国、德国和英国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其中包括对反太空能力的计划性投资;与此同时,欧盟提出了新的立法草案(《欧盟太空法》草案),旨在保障欧洲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并壮大欧洲航天产业规模。跨大西洋关系不确定性加剧,加之欧洲认为自身面临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共同推动欧洲加速打造独立的太空能力。

太空安全多边讨论

尽管围绕太空治理的多边对话已持续数十年,但整体进展仍较为缓慢。2025

美国“金穹”(GOLDEN DOME)

2025年,美国提出全新的多层导弹防御系统计划,这套名为“金穹”的系统包含天基拦截器部署层级。2025年公布的项目总估算造价差异显著:白宫估算成本为1750亿美元,第三方独立机构测算的总成本则超过5000亿美元。

该项目需要克服诸多严峻技术障碍。有观点认为,这套系统无法可靠拦截来袭导弹,还可能破坏战略稳定,诱发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

年,联合国框架下的太空安全磋商进程陷入停滞。

4月,联合国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开放式工作组(PAROS)举行首次会议,会议主要围绕程序性问题展开讨论;7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则转向实质性议题磋商。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内部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以色列反对联合国若干具有基础意义的太空相关决议,其中对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年度决议的反对尤为突出。

尽管如此,主要相关方(包括中国和欧洲国家)仍存在通过对话降低太空风险的机会。中国在2025年发布的白皮书中表明愿意参与多边太空安全治理;欧洲、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就太空安全领域的具体术语和概念建立共同理解,从而降低太空领域因认知偏差、理解分歧和误判而产生的风险。●



17、军民两用物项和武器贸易管制

旨在建立并推动军用和军民两用物项贸易管制共同标准的全球性、多边及区域性机制,在2025年继续承受显著压力。这主要源于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新旧武装冲突持续发酵,以及关键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各国在出台物项出口管制新规、限制相关物资流向特定目的地时,愈发倾向于采取单边举措,或是依托替代性合作框架开展管控。不过,目前尚无国家大规模推动废除现有管控机制,说明多数国家仍认可其价值。

武器贸易条约(ATT)

2013年生效的《武器贸易条约》(ATT),缔约国数量仍在缓慢增长,但一些主要武器供应国与进口接收国至今尚未加入该条约。与此同时,各国提交初始报告与年度履约报告的缺口依旧巨大。

2025年,各国在《武器贸易条约》框架内持续围绕争议性武器出口问题,展开艰难磋商。相关议题包括向以色列转让武器、流向苏丹武装冲突各方的武器物资。各国还探讨了重振条约履约进程,并商定授权各方在2027年前制定《武器贸易条约》五年发展战略。

多边武器禁运

2025年,全球共有14项联合国武器禁运、22项欧盟武器禁运处于生效状态。当年未新增多边武器禁运措施,但自2023年起暂停实施的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予以恢复。2025年,部分国家蓄意规避联合国武器禁运的行为,持续削弱禁运措施实效。例如,已有确凿证据显示仍有武器流入利比亚、也门等禁运覆盖地

2025年生效的联合国和欧盟武器禁运

联合国(14项禁运)

阿富汗(非国家行为体,塔利班)·中非共和国(部分;非国家行为体)·刚果民主共和国(非国家行为体)·海地(非国家行为体)·伊朗·伊拉克(非国家行为体)·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相关个人和实体·朝鲜·黎巴嫩(非国家行为体)·利比亚(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索马里(部分;青年党)·南苏丹(部分;非国家行为体)·苏丹(达尔富尔,部分)·也门(非国家行为体)

欧盟(22项禁运)

实施联合国禁运令(11项):

·阿富汗(非国家行为体,塔利班)·中非共和国(部分;非国家行为体)·刚果民主共和国(部分;非国家行为体)·海地(非国家行为体)·伊拉克(非国家行为体)·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相关个人和实体·朝鲜·黎巴嫩(非国家行为体)·利比亚(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索马里(部分;非国家行为体)·也门(非国家行为体)

欧盟武器禁运范围超过联合国相应禁运(3项):·伊朗·南苏丹·苏丹

无联合国对应制裁的国家(8个):·白俄罗斯·中国·埃及·缅甸·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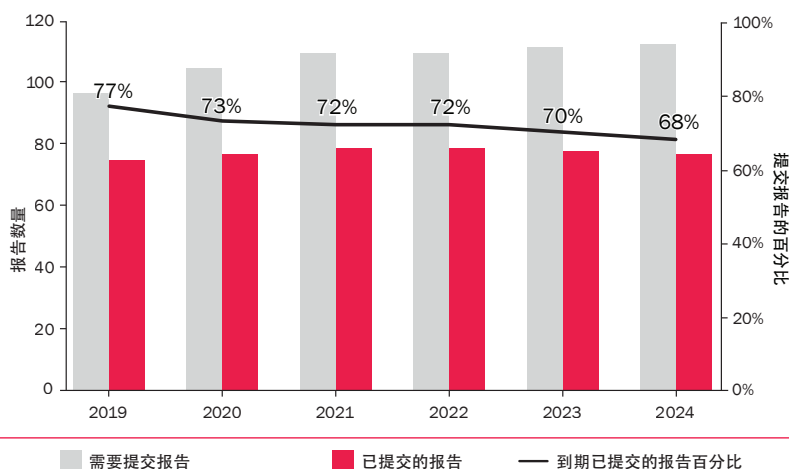
NGF=非政府武装力量;部分=禁运允许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向目标国家政府转让武器。

区,同时朝鲜也有向俄罗斯输送受限军品的违规出口行为。

欧盟扩充了针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武器禁运管控范围,并着力封堵各类规避禁运的渠道。但受美国政策调整影响,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武器禁运协同管控力度在2025年有所减弱。



2019—2024 年提交年度报告的《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数量



出口管制机制

俄乌战争的影响持续波及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运作，这些机制包括澳大利亚集团 (AG，涉及化学和生物武器)、导弹技术控制制度 (MTCR)、核供应国集团 (NSG) 以及《关于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

(WA)。尽管面临诸多阻力，各机制仍对管制清单完成小幅增补更新，并推进相关技术性磋商。

然而，由于俄罗斯行使否决权，瓦森纳安排未能就若干管制清单新增项目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及欧盟单独出台管制措施，对瓦森纳安排内已研讨待纳入清单的相关物项实施管控。

欧盟管控

2025 年，欧盟出台多项举措，完善适用于军用与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代理、过境及转运的统一法律管控框架。欧盟完成对《欧盟武器出口共同立场》的修订审议，通过修正案强化文件中风险评估

相关表述，同时为欧盟内部军工联合生产、对乌武器转让提供制度便利。此外，欧盟委员会拟修订欧盟境内军品流转监管体系，同样意在推动军工联合生产。但部分欧盟成员国对此类提案表示反对，担忧本国丧失出口管制政策的自主监管权限。●

附录

截至2026年1月1日生效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

- 1925 禁止使用窒息、有毒或其他气体, 以及细菌战争方法的战争协议 (1925年日内瓦协议)
- 1948 《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种族灭绝公约)
- 1949 《日内瓦公约》第四部分, 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 以及1977年有关保护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I和II协议。
- 1959 《南极条约》
- 1963 禁止在大气、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PTBT)
- 1967 关于国家在外层空间探索和利用活动的原则条约, 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外层空间条约)
- 19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 (《特拉特洛科条约》)
- 1968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NPT)
- 1971 《禁止在海床和海洋地壳及其亚表层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海床条约》)
- 1972 《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开发、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的公约》(《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BWC)
- 1974 《地下核武器试验限制条约》(《有限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 TTBT)
- 1976 《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和平核爆炸条约》, PNET)
- 1977 禁止使用环境改造技术进行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公约 (Enmod公约)
- 1980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 1981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或《非人道武器公约》)
- 1985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汤加条约》)
- 1990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CFE条约)
- 1992 《开放天空条约》

- 1993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 CWC)
- 1995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
- 1996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
- 1996 《次区域武器控制协议》(《佛罗伦萨协议》)
- 1997 《美洲禁止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物品公约》(CIFTA)
- 1997 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反人员地雷以及销毁公约 (APM公约)
- 1999 《在获得常规武器方面实现透明的美洲公约》
- 2001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地区枪支、弹药和其他相关物品控制议定书》
- 2004 《内罗毕预防、控制和减少非洲大湖地区和非洲之角小型武器和轻武器议定书》
- 2006 《西非经济共同体有关小型武器和轻武器、弹药及其他相关物资的公约》
- 2006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
- 2008 《集束炸弹公约》
- 2010 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New START)
- 2010 《中非小型武器和轻武器、弹药以及所有可用于其制造、修理和组装的零件和组件的控制公约》(《金沙萨公约》)
- 2011 《维也纳2011年关于信任与安全建设措施的文件》
- 2013 《武器贸易条约》(ATT)
- 2017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

尚未生效的协议, 截至2025年1月1日

- 1996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 1999 《欧洲常规军裁军条约适应协议》

安全合作机构

2025年有如下进展: 马尔代夫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 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加入金



砖国家政府间合作组织; 亚美尼亚、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全球打击达伊沙联盟; 创纪录的 7 个成员国因军事政变被暂停参与非洲联盟活动; 东帝汶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 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尼日利亚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

2025年大事记：精选事件	
1月20日	美国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程序。
2月18日	俄罗斯与美国达成协议，实现部分外交关系正常化。
3月18日	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大规模攻势，1 月份达成的停火协议宣告破裂。
4月11-14日	苏丹境内最大流离失所者营地遭遇袭击，逾 1500 名平民遇难。
5月07-10日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边境爆发激烈交火。
6月13-24日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为期 12 天的冲突，6 月 22 日，美国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实施打击。
7月24-28日	柬埔寨与泰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于 7 月 28 日达成停火、宣告结束。
8月22日	加沙城首次确认出现饥荒。
9月02日	美国对委内瑞拉水域内及邻近海域的小型民用船只实施一系列致命打击，本次为首轮行动。
10月10日	在美国支持的和平方案框架下，各方就加沙战争达成停火协议，但各类袭击事件仍持续发生。
11月22-23日	二十国集团 (G20) 首次在非洲举办政府间峰会，会议重点关注非洲重点事项，其中包括一项全新关键矿产合作框架。
12月01日	联合国就人工智能对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构成的风险达成首份正式文件。



SIPRI数据库

SIPRI军事开支数据库

提供自1949年以来各国的年度军事开支数据, 支持以当地货币现价、美元现价、美元不变价及汇率, 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等多种方式进行国家间的军事开支对比。

SIPRI武器工业数据库

包含自2002年以来全球军事销售额前100家公司年度总收入以及武器销售和军事服务收入的数据。从2015年起, 也纳入了中国公司的数据。

SIPRI武器转让数据库

展示了自1950年以来所有主要常规武器的国际转让情况, 是目前公开渠道中最全面的国际武器转让信息来源。

SIPRI武器禁运数据库

提供由国际组织 (如欧盟或联合国) 或多个国家集团实施的所有武器禁运的信息。包括自1998年以来所有现行或曾经生效的禁运措施。

SIPRI国家报告数据库

提供所有公开可访问的国家武器出口报告的链接, 并不断更新以包括新发布的国家武器出口报告的链接。

SIPRI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

提供自2000年以来所有联合国及非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信息, 包括部署地点、行动时间、授权任务、参与国家、人员数量、预算以及伤亡情况。

可以在SIPRI网站上访问SIPRI数据库。●



如何订购SIPRI年鉴2026版

SIPRI年鉴2026版: 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和在线发行

ISBN 978-0-19-792320-7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ipriyearbook.org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gnalistgatan 9
SE-169 72 Solna, Sweden
Telephone: +46 8 655 97 00
Email: sipri@sipri.org
Internet: www.sipri.org



SIPRI 年鉴 2026版

军备, 裁军和国际安全

《SIPRI年鉴》关注安全与冲突、军费开支与军备, 以及防扩散、军备控制与裁军等领域, 是权威且独立的数据与分析信息来源。

本手册为第 57 版《SIPRI 年鉴》内容摘要, 该书收录2025年度全球安全领域各类发展动态, 内容包括:

- 武装冲突与冲突管理, 概述全球及地区武装冲突、和平进程与和平行动的发展态势。
- 军费开支、国际武器转让及武器生产的发展情况, 重点关注了全球安全体系发生重大解体所产生的影响。
- 导弹和武装无人机的扩散, 重点关注其在武装冲突中日益广泛的使用。
- 世界核力量, 重点介绍九个核武器国家的核现代化趋势。
- 核军备控制, 涵盖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以及多边论坛中的对话, 同时涉及在为期12天的战争期间针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的一系列重大军事打击。
- 化学和生物安全威胁, 包括对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 以及国际法律机制在防范化学和生物战争方面的发展。
- 常规武器控制及非人道武器管控, 包括集束弹药、人口密集区爆炸性武器、地雷以及小型武器和轻武器。
- 人工智能、网络空间与太空安全的国际治理, 重点关注自主武器系统。
- 军民两用物项和武器贸易管制, 审视《武器贸易条约》、多边武器禁运与出口管制体系的发展态势, 以及欧盟在相关管制措施的法律框架。

本摘要更新了附录, 涵盖军控和裁军协议、国际安全合作机构以及2025年度重大事件。